

福楼拜小说全集（下）

目 次

三故事	刘益庚 译 (1)
淳朴的心	(3)
圣朱利安传奇	(39)
希罗迪娅	(68)
布瓦尔和佩库歇	刘 方 译 (109)

附录

福楼拜文学书简	刘方 选译 (435)
福楼拜生平创作年表	阿尔贝·蒂博代编 杨国政译 (577)

三 故 事

刘益庾 译

淳 朴 的 心

—

提起欧班夫人的女仆费莉西泰，主教桥的太太们眼红了整整半个世纪。

她每年工钱一百法郎，既管下厨做饭、收拾房间，又管缝补和洗熨衣服，还会套马、饲养家禽、炼制奶油，对女主人更是一贯的忠心耿耿；而这位夫人却不是个脾气随和的人。

夫人早年嫁给一位没有产业的美男子，可惜早在一八一九年初，他就丢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和一身债务，与世长辞了。她只好卖掉她的不动产，仅留下杜克和杰福斯的两处田庄。这两处田庄一年的收入最多不过五千法郎，所以她离开圣梅兰的住宅，搬到一所开支较小的房子里居住，这所房子是她祖上传下来的，坐落在菜市场后面。

房顶上盖着青石瓦片，一边是一条小巷，另一边是一条通向河边的小路。房子内部，地面高低不平，走路时一不小心，就会摔倒。一间狭窄的过厅将厨房和“正房”隔开。欧班夫人整天呆在这正房里，坐在窗前一张麦秸面的靠椅上。八把红木椅子，沿着白漆的护壁板，摆成一排。晴雨表下方的一架旧钢琴上，匣子、纸盒，堆得像一座金字塔。壁炉是路易十五式的，用黄色的大理石砌成，两旁各有一把缎子面的安乐椅。一只座钟放在炉顶

中央，像一座维斯塔^①的神庙。房间里有一点霉味，因为地板比花园低。

二楼的第一间屋子是夫人的卧室，这房间颇为高大，墙上裱着印有素色花朵的糊壁纸，挂着“麝香公子”^②装束的老爷的遗像。卧室通向另一间较小的房间，那里放着两张不铺垫子的小人床。靠里的一间是客厅。这客厅长年关着不用，里面堆满了蒙着布罩的家具。再往里，一条过道通向书房；书橱里摆着一些书籍和废纸，从三面围着一张黑色的大书桌。两边的护壁板上，挂着好些钢笔画、水粉风景画和奥德朗^③的版画，使人想起往年的好光景和消逝了奢华。三楼，一扇天窗照亮了费莉西泰的卧室。从那里，可以看到一片牧场。

费莉西泰天蒙蒙亮就起床，怕误了弥撒。接着，她手脚不停地忙到天黑。吃过晚饭，她收好碗碟，关紧大门，往炉灰里添过木柴，就在炉膛前面打瞌睡，手里还拿着一串念珠。买东西时，她那股讨价还价的犟劲，没人能比。要说干净，那些亮锃锃的锅子，能把别人家的女仆活活气死。她生活节俭，吃饭时细嚼慢咽，还用手指把桌上的面包屑沾食干净。那面包是专为她烤的，每个重十二磅，够她吃二十天。

一年四季，她总是披着一块印花布方巾，用一个别针扣在背后；她戴一顶遮没头发的软帽，穿一双灰色的袜子，系一条红色的裙子，再在上衣外面加上一条长围裙，像医院里的女护士那样。

她的脸庞瘦削，嗓音很尖。她二十五岁时，看上去足有四

① 维斯塔，古罗马的灶神，女性，其神庙的形状像一座圆亭。

② 麝香公子，法国一七九四年“热月政变”前后的年轻保王派，他们大都身穿灰色的燕尾服和紧腿裤，系绿领带，身上还带着麝香，故名麝香公子。

③ 奥德朗，法国著名的版画世家，最有名的是钱拉·奥德朗（1640—1703），他擅长刻制法国名画家普桑、勒布伦等人的作品。

十。她一到五十，旁人就根本无法猜测她的年龄了。她沉默寡言，身子挺得笔直，一举一动有板有眼，就像一个木雕的女人，由某种机械支配着她的行动。

二

她像别的女人一样，她有过一段恋爱史。

她父亲是泥水匠，从脚手架上跌下来摔死了。母亲也相继去世，几个姐姐各自谋生去了。一个佃农收留了她，虽然她年纪还小，也要叫她到田野里去放牛。她披着破衣烂衫，冻得直哆嗦；她趴在地上喝水潭里的水，平白无故就挨打，最后被冤枉偷了三十个苏^①，给赶了出去。她跑到另一个田庄，在那里饲养家禽。东家挺喜欢她，所以伙伴们忌妒她。

八月里，有一天晚上（她那时已经十八岁了），他们拉她到考勒镇去参加晚会。那刺耳的提琴声，树丛里的彩灯，花花绿绿的衣衫，金色的十字架，各式各样的花边，还有那跳跳蹦蹦的人群，马上弄得她晕头转向、手足无措。她怯生生地闪在一旁观看。一个模样很有钱的年轻人两肘靠在一辆小车的车辕上抽着烟斗。他过来邀她跳舞，请她喝苹果酒，喝咖啡，吃点心，还送给她一条丝绸头巾。他以为对方领会了自己的意思，献殷勤送她回家。走到一块荞麦地边，他粗鲁地把她按倒在地上。费莉西泰一害怕，叫了起来。他只好走开。

另一天晚上，她在去博蒙镇的路上遇到一辆大车。大车装满了干草，慢悠悠地在前面走着。她想赶到头里去；在挨着车轮走过时，她认出，赶车的就是戴奥多。

他若无其事地和她攀谈，说那天的事一定得请她原谅，“毛

^① 苏，法国辅币，二十个苏合一个法郎。

病就出在多喝了几杯”。

她不知道怎样回答，直想逃开。

戴奥多马上换了话题，谈起了年成和镇上的头面人物。他还说，他们成了邻居了，因为他父亲已经离开了考勒镇，搬到艾考的田庄里来了。她脱口“啊！”了一声。他说，家里人希望他早点成亲。可是，他并不着急，一定要娶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。费莉西泰低下了头。于是，他问她想不想嫁人。她微笑着回答说，取笑别人是不应该的。“不，我对你起誓！”说着，他伸出左手，搂住了她的腰；她就让他紧紧地搂着往前走；他们的脚步也放慢了。风软绵绵的，星星亮闪闪的。满满的一车干草在他们前面悠来晃去；四匹辕马拖着慢步，带起一片尘土。走了一会，它们径自朝右面拐了弯。戴奥多吻了她一下。费莉西泰在夜色中跑开了。

下一个星期里，戴奥多和她约会了几次。

他们躲在院子尽头靠墙的一株树下相会。她并不像小姐们那样天真。牲口早就教会她了，可是，理智和保持节操的本能使她免于失身。她这样推推阻阻，越发煽起了戴奥多的爱火。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也可能是出于天真的想法，表示要娶她做妻子。她将信将疑，他则赌咒发誓。

过后不久，他谈起一件不如意的事来：去年，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个壮丁，但是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可能还要被征召去的；他想起当兵就害怕。可是费莉西泰认为，这种懦怯的心理恰恰证明了他对她的爱情，所以也就加倍地爱他。她经常在夜里溜出来，和他幽会，戴奥多一会儿发愁，一会儿央求，把她折磨个够。

后来，他说要亲自去省长官邸打听消息，并约她在下个星期日半夜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，听他的回音。

约会的时间到了，她跑着去会她的情人。

她见到的是戴奥多的一个朋友。

那人告诉她，戴奥多不能再和她见面了。他为了逃避征召，已经和杜克的一位有钱的老寡妇勒胡赛太太结了婚。

这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她扑倒在地上，呼天抢地，嚎啕大哭，然后，独自一个人在田野里抽泣到天明。她返回田庄，表示不打算再做下去了；到了月底，她领了工钱，把自己的东西包在一块头巾里，来到主教桥。

她走到客店前，向一位戴寡妇帽子的太太打听。这位太太正要雇一个女厨子。姑娘虽然没有什么本领，但看起来态度诚恳，而且要求也不高，所以欧班夫人最后说：

“好吧，我用你啦！”

过了片刻，费莉西泰就在她家安置下了。

女主人很讲究“家风”，而且嘴里老是叨念着“老爷”，使人感到他无处不在。所以，费莉西泰初来时老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七岁的保尔，刚满四岁的维尔吉妮，在她眼里都是用珍贵的材料捏成的；她常常像马一样把他们驮在背上。可是，欧班夫人不许她过多地吻两个孩子。她觉得很受委屈。不过这里的环境安适，她也就渐渐地消除了忧闷。

每逢星期四，几位常客照例要来玩几局波士顿牌。费莉西泰事先给客人们准备纸牌和脚炉。客人们八点整上门，快敲十一点的时候告辞。

每星期一的早晨，住在林荫小道旁的旧货商就地摆开他的破铜烂铁。不一会，镇上充满了嘈杂的人声，其中还夹杂着马嘶、羊咩、猪哼和吱吱嘎嘎刺耳的车轮声。临近正午，赶集进入高潮。这时，总有一位老农跨进门槛。这老农身材高大，脑后歪戴着一顶鸭舌帽。他是杰福斯的佃户罗勃兰。不一会，杜克的佃户里埃巴也来了。他是个红头发的小矮子，胖得圆滚滚的，穿着一件灰上衣，皮裹腿上绑着马刺。

他俩是给东家送母鸡或奶酪来的。这时，不管他们要什么花

招，每次都要被费莉西泰戳穿。他们临走时，总是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有时候，欧班夫人要接待一位叔叔德·格莱芒维尔侯爵。他因为吃喝嫖赌，毁了家业，如今住在法莱士的最后一小块土地上。他总是在用午饭的时候到，身边还带着一条吓人的髻毛狗。这畜生的爪子常常要把所有的家具弄脏。侯爵大人呢，尽管他竭力装出一副上等人的样子，甚至每次说到“先父”两字，总要脱下帽子，可是他恶习难改，一见到酒就自斟自饮，喝个没完，嘴里还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。末了，费莉西泰总是和颜悦色地把他推到门外，嘴里说着：“差不多了，德·格莱芒维尔老爷！下回再喝吧！”说完，她顺手关上了大门。

她很乐意为当过诉讼代理人的布雷先生开门。可是，她一看他的白领带、秃脑门、衬衫前襟上的花边、宽大的棕色礼服，还有他那弯起胳膊捏鼻烟的姿态（总之，他的整个模样），她就会感到心慌意乱，就像我们见到大人物时一样。

他替夫人管理产业，所以经常一连好几小时和她呆在“老爷”的书房里。他总是担心受牵连，对官府毕恭毕敬。他自称懂拉丁文。

为了用一种有趣的方法教育孩子，他送给他们一套地理知识图片。那些图片上印着世界各地的风光，有头插羽毛的吃人生番，有抢走一位姑娘的一只猴子，有沙漠里的贝都印人^①，还有一条中了鱼叉的鲸鱼，等等。

保尔把这些图片讲解给费莉西泰听，这也就是她学到的全部文化知识。

孩子们是在基约那里受的教育。他是一个在区公所当差的可怜虫，出名的写得一手好字，喜欢在靴子上磨他的小刀。

^① 贝都印人，生活在北非和中东的沙漠中的游牧民族。

遇到晴朗的好天气，全家人大清早就去杰福斯的田庄。

田庄在一个斜坡上，房舍造在院子中央。远处，大海像一个灰色的斑点。

费莉西泰从篮子里取出冷肉片，一家人就在紧靠炼奶棚的一套房间里吃午饭。这里原来是一座别墅，如今就剩下这么几间了。墙上的糊壁纸已经破烂不堪，穿堂风一过，就瑟瑟地抖动起来。欧班夫人触景生情，难过得低下头来；这样，孩子们也不敢吱声了。她于是说：“去玩吧！”孩子们拔腿就溜了。

保尔爬进仓房里捉小鸟，往池塘里打水漂，或者拿木棒敲大桶，敲得像鼓一样咚咚直响。

维尔吉妮喜欢喂兔，或奔来奔去采摘矢车菊，她跑得飞快，露出了绣花的衬裤。

秋天的一个黄昏，他们穿越一个牧场，准备回家。

上弦月照亮了天边一角，夜雾像一片轻纱，飘浮在杜克河弯弯曲曲的河面上。几头牛躺在草地中央，静静地看着这四个人走过。到了第三块草地里，有几头牛站了起来，在他们前面围成一圈。费莉西泰说：“别害怕！”她哼起一种悲歌似的曲调，轻轻抚摩着身边那条牛的背脊；它转过身去，其他几头也跟着它转了过去。可是，就在他们穿越下一块草地的时候，平地响起一声惊人的牛哞，一头公牛从雾里钻出，朝着两位妇女走来。欧班夫人想跑。“别跑！别跑！走慢一点儿！”不过他们还是加快了步子。他们听到低沉的鼻息声在背后越来越近。牛蹄像铁锤敲打着草地；它已经奔过来了！费莉西泰回身抓起两把土块，朝它的眼睛里扔去。那畜生低下了头，摇晃着犄角，浑身颤抖，连声狂哞。这时，欧班夫人已经领着两个孩子跑到了牧场的尽头。她又急又怕，不知怎样越过那道围子。费莉西泰面对着公牛，不停地朝牛眼里扔土块，使它睁不开眼睛。她边扔边退，嘴里喊着：“快跑！快跑！”

夫人下到沟底里，一会儿推保尔，一会儿拽维尔吉妮，她爬上去又摔下来，最后鼓足勇气，总算爬到坡上。

这时，公牛已把费莉西泰逼到一道栅栏跟前，它喷出的口沫溅了她一脸。再迟一秒钟，牛角就会顶穿她的肚皮。幸好，她及时地从两根木桩中间钻了出去。那庞然大物吃了一惊，站住了。

好几年里，这件事成了主教桥居民的谈话资料。费莉西泰可并不因此感到骄傲，她甚至根本没拿它当一回事。

近来，维尔吉妮占去了她的全部精力，因为女孩子自从受了那场惊吓，神经受到了刺激。她的医生布巴建议，带她到土镇洗洗海水浴。

那时候，到土镇洗海水浴的人不太多。欧班夫人四处打听情况，还请教了布雷，像出远门似地准备起来。

动身的前一天，行李就由里埃巴用小车送走了，第二天，他牵来两匹马，其中一匹套着女用的配有天鹅绒靠背的马鞍；另一匹的胯背上，放着一个斗篷卷成的座垫。夫人上了马，走在里埃巴后面；费莉西泰负责照料维尔吉妮；保尔骑的是勒夏杜瓦先生的驴子。借驴子有个条件，那就是要保证小心照料它。

这条路难走极了。他们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完这八公里。马踩在泥地里，一直陷到踝骨，要猛摇几下屁股，才能把脚拔出来；有时候，马被车辙绊住了腿，有时候非得跳着走。里埃巴的母马还常常突然止步不前，他总要耐心地等它；这时，他就讲起路旁地主们的事，其中还穿插几句他对道德问题的感想。就这样，在经过杜克镇里旱金莲围绕的一排窗户时，他耸了耸肩膀说：“就说这儿的一位勒胡赛太太吧，她不挑年轻的男人，反倒……”费莉西泰没听清下面的话，因为马正在小跑，驴子在奔；他们进了一条小路，路旁的一扇栅栏门打开了，出来两个孩子，大家就在离门槛不远的粪池前下了马。

里埃巴的老伴一见到女东家，显出欢天喜地的样子。她开出

午饭款待她。饭桌上摆着牛里脊、大肠、灌肠、烩鸡块，还有起沫的苹果酒、蜜饯馅饼和酒醉李子。她满嘴的客套话，说夫人的身体显得更加健康啦，小姐出落得越发“俊俏”啦，保尔少爷也特别“结实”啦，还不忘提一提他们早已过世了的祖父母，因为里埃巴家为主人当了几代的差，老一辈的主人他们全认识。这田庄也和居住的人一样，像是传了好几代了。房顶上，椽子已经蛀了。墙壁也被炊烟熏黑。玻璃窗灰糊糊的，蒙着尘土。一只橡木餐具架上，摆满了坛坛罐罐和各种器皿：水壶、锡盘、捕狼的夹子、剪羊毛的大剪子，还有一个挺大的灌肠器，孩子们一看到它都乐了。三个院子里，苹果树的根部长满了蘑菇，有的在枝桠间长着一簇簇槲寄生。好几棵树被大风刮倒，可是又在半腰里抽枝发芽；每棵树上都果实累累，把树枝也压弯了。茅草铺的房顶像覆盖着棕色的天鹅绒，虽然有点厚薄不匀，倒也经得起最猛烈的狂风吹刮。可是，车棚眼看就要倒塌了。欧班夫人说，她会放在心上的。接着，她吩咐重新套好牲口。

又走了半小时，他们才到达土镇。一行人下了驴马，准备徒步绕过“艾高尔”悬崖，这悬崖高高地突出在一群船只的上空。两分钟以后，他们到了码头，随即走进大卫婶子的“金羊”客店的院子。

换换空气，洗洗海水浴，果然见效。维尔吉妮从头几天起，就觉得不那么虚弱了。她没有游泳衣，就穿着衬衫下水；女用人在海关上一间供浴客使用的小屋里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。

每天下午，他们骑驴子翻过黑石崖，到海格镇那边游玩。一条羊肠小道向高处伸展，道旁的地形错落有致，犹如公园里的大草坪；高地上，一片片牧场隔着一块块农田。路边的荆棘丛里，长着一簇簇冬青；几株干枯的大树伸出枝杈，疏疏落落，在蔚蓝色的天空里画出一些之字形的曲线。

他们几乎总是在同一块草地上休息。这地方面向大海，左边

是豆镇，右边是勒阿弗尔。太阳把大海照得银光闪闪，海面像镜子一样平滑，风平浪静得几乎听不到一点儿水声。几只麻雀躲在一旁不停地啁啾。上面覆盖着万里苍穹。欧班夫人坐着做针线活；维尔吉妮在她身旁编灯芯草玩；费莉西泰忙着采摘薰衣草的花朵；保尔觉得没劲，老想跑开。

有时候，他们乘船穿过杜克河去捡贝壳；退潮时，海滩上留下一些海胆，石决明和水母；两个孩子奔来奔去追逐被风吹来的海水的泡沫。阵阵碧波，缓缓地推向沿岸的沙滩，碎落在沙地上。海滩伸向远方，一望无际，只是在陆地一边，几道沙丘把它和跑马场似的马雷大草场分隔开来。他们从那里往回走。海岸斜坡尽头的土镇，随着他们的步子逐渐扩大；那参差不齐的房舍，仿佛大大小小的花朵，欢快地开成一片。

有时天气太热，他们就呆在屋里。耀眼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，射进一道道光带。村子里静悄悄的，坡下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。这一片静谧使这里的生活越发显得恬静。远处，传来了修船工人敲打船底的叮咚声，沉甸甸的海风送来了柏油的气味。

观看渔船返港算是他们主要的消遣。船队过了浮标，张着半帆，迂回着行驶。浪花拍打着船底；前帆被风吹得胀鼓鼓的，像一个个气球；它们破浪而行，徐徐地进了港湾。突然间，船锚纷纷下落。渔船靠上码头停住了。水手们隔着船舷，抛出活蹦乱跳的鱼鲜；一溜手推车等着装运，头戴软布帽的妇女一拥而上，有的抬鱼筐，有的拥抱她们的男人。

有一天，其中的一个走过来和费莉西泰攀谈。不一会，她兴高采烈地回到屋里说，她找到了一个姐姐；接着，勒胡的老婆娜丝塔齐·巴莱特在屋里出现了。那女人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孩，右手抚着另一个孩子，左边还跟着一个小水手。那小男孩一顶帽子扣到了耳朵上，两个拳头叉在腰里。

过了一会，欧班夫人把他们打发走了。

从此以后，他们老是在厨房附近转悠，散步时也常常会碰到这母子四人。但是那男的却一直没有露面。

费莉西泰对他们产生了感情。她买了一床被子、几件衬衫和一只炉子送给他们；他们显然是来占她的便宜的。欧班夫人讨厌这种软心肠，而且，她更看不惯那小外甥，因为他不懂规矩，老是“你”呀“你”呀地和保尔说话。维尔吉妮开始咳嗽起来，天时也不正了，于是他们回到主教桥。

布雷先生指点她为孩子挑选一所中学。康城的那一所，据说是最好的。保尔就要到那里上学去了；临走时，他勇气十足地向家人告别，想到要和同学们一起生活了，他倒是蛮乐意的。

欧班夫人无可奈何地让儿子离开自己，因为这迟早是不可避免的。维尔吉妮也渐渐减少了对哥哥的思念。费莉西泰听不到他的闹腾声了，反倒觉得有点寂寞。不过另一件事逐渐转移了她的注意力，从圣诞节起，她每天要带小姑娘上教堂学习教理问答。

三

她先在教堂门口屈膝半跪，然后走进高大的殿堂。她穿过两排椅子，翻下欧班夫人的座位坐定，两眼向四周环顾。

两边唱诗班的位子坐得满满的，男孩子在右面，女孩子在左面；堂长站在诵经台旁边；后殿的一块花玻璃窗上，圣灵俯视着圣母；另一块玻璃上画的是，圣母跪在圣婴耶稣的面前；圣体龕后面，有一组圣米迦勒^①降龙的木雕。

^① 圣米迦勒，圣经传说中的天使长，生有双翅。

神甫先讲了一遍圣史的梗概。她听着听着，恍惚看到了乐园、洪水、巴别塔^①、焚烧的城邑、灭亡的民族、推倒的偶像；从此，在这光怪陆离的故事中，她产生了对至高无上的天父的尊敬，对他的震怒的畏惧。听到耶稣殉难时，她哭了。他是多么疼爱孩子们哪，他给众人饭吃，他使瞎子重见光明，并且仁慈地自愿降临到穷人中间，生在一个马棚的粪堆上。他们为什么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？福音书中讲到的那些家常事，什么播种啦，收获啦，榨汁机^②啦，在她的生活中是多么熟悉啊；可是它们受到上帝的恩泽，都变成神圣的东西了；她因为爱圣羔，看到小羔羊就充满了温情；她出于对圣灵的热爱，也就越发喜欢鸽子^③了。

她很难想象圣灵的模样；因为它不仅像鸟，也像火，有时又像一阵风。夜晚，在沼泽边飞舞的，也许就是它的光吧，那吹动云彩的，也许是它的呼吸，使教堂的钟声变得悠扬和谐的，也许就是它的声音；她坐在那里，满怀着崇敬的心情，享受着四壁的阴凉和殿堂里的宁静。

至于教义，她可一点儿也不懂，她也不想试着学会它。堂长在台上宣讲，孩子们在台下齐声朗读，她听听就睡着了；直到功课结束，大家站起来要走了，木鞋敲响了地板，才把她惊醒。

她小时候，没有受过宗教方面的教育。就靠这样不断地听讲，她竟学会了教理。从此，维尔吉妮怎样做，她也怎样做；她跟着她斋戒，和她一起忏悔。到了圣体瞻礼节，她俩合献了一张迎圣的祭坛。

① 乐园，即伊甸园，上帝给亚当和夏娃居住的地方；洪水，上帝见世人作恶，尘世间充满了强暴，即发洪水毁灭地上的生灵，洪水七日后退去；巴别塔，挪亚的子孙想建造一座通到天上的高塔，上帝为警戒他们，乱其语言，使之失败，这座塔名为巴别塔，意即“变乱”。典出《旧约·创世记》第二、第六、第十一章。

② 榨汁机，用来压榨葡萄和柑桔，取其汁酿酒。

③ 宗教画中，圣灵常被画成小鸟。

第一次圣体还没有领，她先就担足了心事。为了准备鞋子、念珠、经书、手套，她忙得不可开交。她在帮助夫人给维尔吉妮穿衣服的时候，紧张得双手直哆嗦。

做弥撒时，她觉得心里发慌。布雷先生挡住了经台的一角；但是，那一群圣洁的小女孩就在她的正前方。她们戴着洁白的花冠，面纱挂得低低的，看上去就像一片白雪；她老远就从一个最秀气的颈脖，以及那毕恭毕敬的神态中，认出了她最心爱的小姑娘。钟响了，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；这时，殿堂里一片肃穆。大风琴开始奏乐，唱诗班和信徒们齐声唱起“上帝的羔羊”^①；接着，男童列队上前，女孩子们跟着站起来。她们双手合十，一步一步，走向灯火辉煌的圣坛。孩子们在第一级台阶上跪下，一个接着一个，领了圣餐，然后，又按原来的次序，回到他们的经凳上。轮到维尔吉妮的时候，费莉西泰探出身子去看她，在她真诚的爱产生的想象中，她觉得，她和小姑娘融为一体了；孩子的脸变成了她的脸，她穿的是孩子的衣裙，她胸中跳动的就是姑娘的心；临到张嘴和闭眼的时候，费莉西泰几乎晕了过去。

第二天清早，她来到教堂的圣器室^②，要求堂长允许她领圣体。她虔诚地领了圣饼，但已经体验不到前天的那种幸福心情了。

欧班夫人希望把女儿培养成十全十美的人；而基约既不能教英语，也不懂得音乐，所以她决定把孩子送到洪弗勒^③的于徐林修道院去寄读。

小姑娘并不反对。费莉西泰却唉声叹气。她觉得夫人的心肠

① 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称耶稣为“上帝的羔羊”。

② 圣器室，教堂里存放祭器和法衣的屋子，教士们常在这里接待教徒或举行某种宗教仪式，实际上等于他们的办公室。

③ 洪弗勒，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港口，在塞纳河入口处。该地渔业发达，还有许多十五至十七世纪的教堂和建筑物。

太硬。过后，她想也许主人是对的。这种事已经超出她该考虑的范围了。

终于有一天，一辆旧马车在大门外停住，车上走下一位修女。她是专程来接小姐的。费莉西泰把行李装到车顶上，对车夫叮咛了一番，还往车座下的杂物箱里塞进六罐蜜饯，十二个梨和一束紫罗兰。

临走的时候，维尔吉妮抱住妈妈大哭起来，夫人吻她的前额，反复地说：“别哭啦！勇敢些！勇敢些！”踏脚板往车上一翻，马车出发了。

这时，欧班夫人也支持不住了；当天晚上，劳尔默夫妇、勒夏杜瓦夫人、“那几位”洛许弗叶小姐、乌普维尔先生和布雷先生等朋友都过来安慰她。

女儿刚走的时候，她觉得十分痛苦。她在一个星期里有三天，她都能收到女儿的信。其余的日子，她用来写回信，看书，或者到花园里散散步，用这种办法来填补时间的空白。

每天早晨，费莉西泰照例要进维尔吉妮的卧室，对四壁看上一眼。她不能再给她梳头、系小靴子的鞋带、替她塞被窝，也不能再搀着她的小手一块儿外出了，尤其是因为见不到那张可爱的脸蛋儿，她觉得实在闷得慌。她在无事可做的时候，试着织花边。可是她的手指太笨拙了，一上来就把线头弄断；她心绪不宁，睡觉不香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：“这下可毁啦！”

为了“解闷”起见，她请求主人允许她接待外甥维克托。

每星期日，做完弥撒以后，维克托就来了。他袒着胸膛，脸颊红扑扑的，身上发出一股乡野的气息。她立刻摆好刀叉，两个人就面对面坐着吃起午饭来；她一方面为了节省开支，自己尽量少吃，另一方面，又拼命把维克托的肚子塞得满满的，以至于他吃到后来，往往就睡着了。晚课的钟声一响，她把他叫醒，替他刷净裤子上的尘土，给他打好领带，然后，靠在他的胳膊上往教